

中国历代名文赏读

中国

线装典藏

中国历代名文赏读

册一

李克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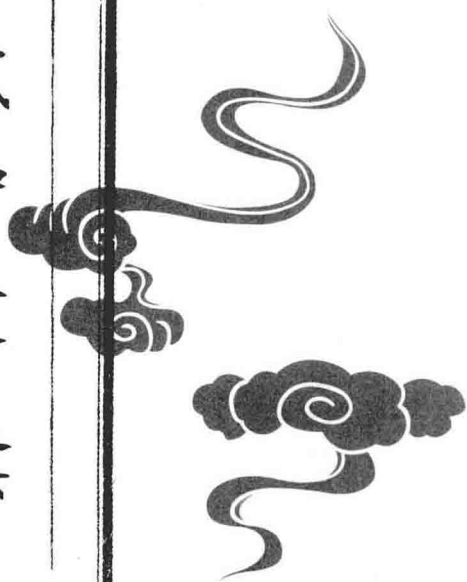
黄山书社

线装典藏

中国历代名文赏读

李克 注释

册一
黄山书社



总序

中华文明的历程，源远流长，据地下出土的实物考证，迄殷商之际，就已经出现文明起源的标志——文字。此种文字，或刻于甲骨，或铭于青铜，概因材料限制，所记史事无不约略而简明。春秋时期，简牍出现，而后缣帛流传于世。但仍未步入寻常百姓家。直到纸张的出现，典籍才真正扩大了传播的范围。

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典籍，先后在这些载体中延续，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延至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加快了典籍的传播进程。有宋以来，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大批量典籍的印制成为可能。刻书不再为官府独有，开始扩大到民间。两宋三百余年间，刻书事业极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官私刻书竟达一万多种，而印刷数量更是以千万来计，各种名目的图书进入了百姓之家。即便元代，虽不足百年，然刻书数目也达到三千多种，蔚为可观。

然而，随着朝代更迭，『兵燹』与『祸乱』并行，各种典籍散佚极其严重，加之历代执政者焚书，传世典籍已经日趋珍稀。至明清，唐五代时期所刻典籍，如片鳞只甲，大多湮没于世；而宋元时期所刻典籍，亦所剩无多。宋版书千金难求，一旦偶获，即被奉为瑰宝。无怪乎清代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发出这样的慨叹：『宋元本距今远者八百余年，近者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乃已万不一存。』

时至今日，文物古籍已成稀世之宝，多被束之高阁，藏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之中。随着科技的进步，通过高超的影印技术可以把古籍准确地还原出来，让人思接千载，神游万仞。但令广大读者遗憾的是，面对这些艰涩的辞句，真能入乎其中、探骊得珠者，为数甚少。而境外诸邦，咸称中国传统文化，尊奉其为修身真理，

治世良策。有鉴于此，新排古籍应运而生。这种融古今于一体的出版方式，真正适应了大众读者的需求。它采用了线装的形式，加入现代人的阐释和解读，使这些曾闪现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的思想火花，呈现出绚丽的光芒，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和发展。

前言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了许多历代传诵的优秀篇章，各位先贤大家们用笔墨呼风唤雨，借作品名扬千古。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名文愈发散发出醇香，带给我们强烈的精神上的感受。

为了能够让读者领悟中国先贤大家的文章神韵，领略中国历代名文的恒久魅力，我们为读者精心编辑了这本《中国历代名文赏读》。在编辑本书过程中，为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汲取精髓，我们精选了从先秦到明代的千古传世美文。这里有外交家的唇枪舌战，纵横家们的巧舌如簧；有帝王求贤问策的记述，臣子献计进忠的疏表；有欢适惬意的宴饮，硝烟弥漫的战场；有奢靡宏伟的官室，落英缤纷的桃园……使读者既能领略各时期文章的不同风格，又不错过其他作者的闪光之作。

为了使先人的著作读起来不会艰涩和难懂，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典内涵，我们在每篇原文前都添加了题解，在正文后又有对文中字、词、句加以阐释的注释和译文。题解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主旨，使读者对正文有总体的把握。注释部分不仅对读者难以理解的生僻字词加以解释说明，还对文中出现的人物、典故等进行解说，这不仅对理解文章有帮助，而且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得到积累和启示。译文对于今人阅读古文是必不可少，翻译古文和翻译外文有相似之处。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在忠实表达古人文章中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采取意译与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力争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及古文情感、习俗的揣摩与体会，再现不同文章作者创作的

风格与意境。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单纯的文字阅读给读者带来的视觉疲劳，我们翻阅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刊刻资料，从中精选了一百余幅与原文内容相契合的经典古代版画。在选图时，我们严格地按照图文相配、版画清晰的原则，以图释文，有的是对正文哲理、思想的解释，有的是对文章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典故的介绍，这些插图和图说使读者在赏心悦目之余，更直观、更形象地理解文章的内涵，以期达到我们轻松阅读的目的。

老子、孔子和韩愈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故事，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那些仍在闪光的智慧纷呈的思想，却仍旧展现出无穷的魅力。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生命茁壮向上不可或缺的基础，它留给了我们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它是指导我们人生的智慧结晶，让我们至今受益。



目录

册一

先秦文

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左传》

〇〇一

周郑交质 隐公三年 《左传》

〇〇五

曹刿论战 庄公十年 《左传》

〇〇七

齐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左传》

〇一〇

阴飴甥对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传》

〇一一

子鱼论战

僖公二十二年 《左传》

〇一四

祭公谏征犬戎 周语上 《国语》

〇一六

单子知陈必亡 周语中 《国语》

〇二〇

敬姜论劳逸 鲁语下 《国语》

〇二五

吴子使札来聘

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传》

〇二八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檀弓上 《礼记》

〇三一

曾子易箦 檀弓上 《礼记》

〇三三

晋献文子成室 檀弓下 《礼记》

〇三四

学而 《论语》

〇三五

为政 《论语》

〇四七

劝学 荀子

〇五七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

〇六六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老子

〇六七

不尚贤，使民不争 老子

〇六九

天地不仁 老子

〇七〇

天长地久 老子

〇七二

上善若水 老子

〇七三





目录

曲则全	老子	〇七四
有物混成	老子	〇七五
知其雄，守其雌	老子	〇七六
以道佐人主者	老子	〇七七
将欲歛之	老子	〇七九
上德不德	老子	〇八〇
反者道之动	老子	〇八二
道生一	老子	〇八三
为学日益	老子	〇八四
以正治国	老子	〇八五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	〇八七
勇于敢则杀	老子	〇八八
天之道	老子	〇八九
小国寡民	老子	〇九〇
逍遥游	庄子	〇九二

尚贤	墨子	一〇〇
尚同	墨子	一〇七
兼爱	墨子	一一九
非攻	墨子	一三三
喻老	韩非子	一四四
外储说左上	韩非子	一五一
册二		
内储说上	韩非子	一五五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	一六〇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一六七
赵威后问齐使	《战国策》	一七〇
鲁仲连义不帝秦	《战国策》	一七二
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	一七九
秦汉文		
谏逐客书	李斯	一八一

目录

去私 《吕氏春秋》	一八七
审己 《吕氏春秋》	一九〇
项羽本纪赞 《史记》	一九三
酷吏列传序 《史记》	一九五
游侠列传序 《史记》	一九七
滑稽列传 《史记》	二〇一
货殖列传序 《史记》	二〇六
高帝求贤诏 《西汉文》	二一〇
过秦论上 贾谊	二一二
论贵粟疏 晁错	二一九
答苏武书 李陵	二二五
前出师表 诸葛亮	二三三
后出师表 诸葛亮	二三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李密	二四三

兰亭集序 王羲之	二四七
归去来辞 陶渊明	二五一
桃花源记 陶渊明	二五四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二五七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	二五九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	二六二
滕王阁序 王勃	二六五
与韩荆州书 李白	二七二
陋室铭 刘禹锡	二七六
阿房宫赋 杜牧	二七七
原道 韩愈	二八一
杂说一 韩愈	二九〇
杂说四 韩愈	二九一
师说 韩愈	二九三
讳辩 韩愈	二九七

目 录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	三〇一
与于襄阳书	韩愈	三〇五
祭十二郎文	韩愈	三〇八
送孟东野序	韩愈	三一五
册 三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	三二一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	三二四
祭鳄鱼文	韩愈	三二七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三三一
原 毁	韩愈	三三八
获麟解	韩愈	三四二
进学解	韩愈	三四四
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	三五〇
伯夷颂	韩愈	三五二
《张中丞传》后序	韩愈	三五五

新修滕王阁记	韩愈	三六二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韩愈	三六六
送董邵南序	韩愈	三六九
驳复仇议	柳宗元	三七一
捕蛇者说	柳宗元	三七六
梓人传	柳宗元	三八〇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三八六
三 戒	柳宗元	三八八
黔之驴	柳宗元	三八九
宋 文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三九一
岳阳楼记	范仲淹	三九三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	三九六
义田记	钱公辅	三九七
袁州州学记	李觏	四〇一

目录

朋党论	欧阳修	四〇四
纵囚论	欧阳修	四〇九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四一二
送杨寘序	欧阳修	四一五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四一八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四二〇
醉翁亭记	欧阳修	四二三
秋声赋	欧阳修	四二六
卖油翁	欧阳修	四二九
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	四三一
伐树记	欧阳修	四三七
养鱼记	欧阳修	四四〇
管仲论	苏洵	四四二
辨奸论	苏洵	四四七
心术	苏洵	四五—

册四

六国	苏洵	四五五
张益州画像记	苏洵	四六〇
木假山记	苏洵	四六五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	四六七
范增论	苏轼	四七一
留侯论	苏轼	四七四
贾谊论	苏轼	四七八
晁错论	苏轼	四八二
上梅直讲书	苏轼	四八七
喜雨亭记	苏轼	四九〇
放鹤亭记	苏轼	四九二
石钟山记	苏轼	四九五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	四九九
前赤壁赋	苏轼	五〇五

目 录

后赤壁赋	苏轼	五〇九
方山子传	苏轼	五一—
文与可画篋笃谷偃竹记	苏轼	五一四
江行唱和集叙	苏轼	五一八
三槐堂铭	苏轼	五二〇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五二四
记游定惠院	苏轼	五二五
书吴道子画后	苏轼	五二七
记游松风亭	苏轼	五二九
在儋耳书	苏轼	五三〇
黠鼠赋	苏轼	五三一
上梅直讲书	苏轼	五三三
六国论	苏辙	五三六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五三九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五四三
为兄轼下狱上书	苏辙	五四六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五五〇
醒心亭记	曾巩	五五四
墨池记	曾巩	五五七
道山亭记	曾巩	五六〇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五六四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曾巩	五六八
越州赵公救灾记	曾巩	五七一
书《魏郑公传》	曾巩	五七六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五七九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五八〇
伤仲永	王安石	五八四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五八六
祭欧阳文忠公文	欧阳修	五八九
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	五九二



目录

泰州海陵县主簿

许君墓志铭 王安石

五九四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

五九七

阅江楼记 宋濂

六〇〇

司马季主论卜 刘基

六〇三

卖柑者言 刘基

六〇六

深虑论 方孝孺

六〇九

豫让论 方孝孺

六一二

亲政篇 王鏊

六一五

瘞旅文 王守仁

六二一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

六二五

报刘一丈书 宗臣

六三〇

吴山图记 归有光

六三四

沧浪亭记 归有光

六三七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六四〇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六四三

徐文长传 袁宏道

六四六



先秦文

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左传》

题解

此文是《左传》的第一篇，通过记述春秋初期郑庄公与其母亲以及胞弟的政治斗争，表现了郑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文中刻画了郑庄公的善于权谋、其母姜氏的狠毒和其弟共叔段的贪婪愚蠢。最后庄公与母亲在颍考叔的帮助下重归于好，反映了古人对孝道的重视。

原文

初，郑^①武公娶于申，曰武姜^②。生庄公及共叔段^③。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④。公曰：『制，岩邑也，虢叔^⑤死焉，他邑唯命。』请京^⑥，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⑦曰：『都城过百雉^⑧，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⑨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⑩。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



颍考叔劝孝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①。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②，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③，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④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⑤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郑：郑国，姬姓，在今河南新郑一带。②武姜：『武』表示丈夫是武公，『姜』是她娘家的姓。③共叔段：共，国名，在



孝德升闻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舜就是以他的孝心感化了身边的亲人。

译文

今河南辉县。段后来曾逃亡到这里，故称共叔。④制：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⑤虢叔：东虢国国君。东虢国位于今河南陕县东南。⑥京：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⑦祭仲：郑大夫。⑧雉：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⑨公子吕：字子封，郑大夫。⑩廩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北。⑪鄆：地名，在今河南鄆陵北。⑫城颍：地名，在今河南临颍西北。⑬颍考叔：郑大夫。颍谷：郑边邑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封人：管理疆界的官。⑭繁：句首语气词。⑮施：扩展。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位妻子，叫武姜，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的时候是脚在前头在后，使武姜受到惊吓，因此取名叫『寤生』，于是武姜很厌恶他。武姜疼爱共叔段，想立他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武姜就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庄公说：『制是个很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果是其他地方，就听从您的吩咐。』武姜又请求封给京城，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人们称他『京城太叔』。

祭仲说：『城墙超过了一百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照先王的规定：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的城墙违反了先王的制度，这样会使您难以控制。』庄公说：『姜氏要这么做，又怎能躲开祸害呢？』祭仲答道：『姜氏怎么会满足？不如早些做好安排，不让他们的势力滋长，等蔓延开就很难对付了。蔓延开的野草都不能除干，何况是您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仁义的事，定会自取灭亡，你且等等看吧。』

不久后，太叔命令郑国西、北边区的城在从属于庄公时也从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王，您打算怎么办？若您想把国家交给太叔，就允许我去侍奉他；若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会自寻其祸。』

太叔又把原是两属的城邑收归己有，一直扩张到廩延。子封说：『可以采取行动了！他势力强大了，会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庄公说：『不行仁义，人们就不会亲近他，势力扩大，反而会崩溃的。』

太叔加固城墙，聚集百姓，修整兵器，训练步兵和整顿战车，将偷袭郑国的都城。武姜打算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说太叔偷袭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兵车二百乘去讨伐京城。京城的人也背叛了太叔，太叔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击征讨鄢城。五月辛丑那天，太叔逃到共国。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用『弟』字；兄弟俩互相征战如同两个国君，所以叫做『克』；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没有很好地教育弟弟，这也是庄公的本意。不说太叔『出奔』，则是因为难以下笔。

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就不再见面。』不久他又后悔这样做。